

KONGJIAN CUOLUOYOUZHI

空间错落有致

星河/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I 247.5

1377

星河 / 著

KONGJIAN

CUO LUO YOU ZHI

空间 错落有致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间错落有致/星河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9

ISBN 7 - 221 - 06352 - 4

I. 空... II. 星... III. 科学幻想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定(2003)第 082970 号

空间错落有致

著 者: 星 河

责任编辑: 黄 瑛

封面设计: 陈 欣

版式设计: 梁 晴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

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印 制: 贵州省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10.875

字 数: 250 千字

印 数: 5 000 册

书 号: ISBN7 - 221 - 06352 - 4/I·1335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向承印厂调换。

电 话: (0851) 6772089

期 限 表



关于作者

星河，青年科幻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委员。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合同制专业作家。

星河主要从事科幻小说及科普作品的创作，已发作品数百万字。著有长篇科幻小说《网络游戏联军》、《残缺的磁痕》等八部，中短篇科幻小说《时空死结》、《朝圣》、《决斗在网络》、《带心灵去约会》等多篇，科幻作品集《握别在左拳还原之前》等五部，主编《中国科幻新生代精品集》等作品集。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宋庆龄文学奖、冰心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奖、中国科幻银河奖等多种奖励。

星河认为，科普作品是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而科幻小说则能对读者进行有益的科学启迪和艺术陶冶。

随便说上几句（代自序）

应该说此前至少有两本集子还是说得过去的：一本是1997年6月（为了赶“'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的热闹）海洋出版社出版的《握别在左拳还原之前》，主要是我自选的；当时印了10000册，结果连最后200本肮脏残破的库存都被打扫干净了，弄得现在想送人都拿不出手。再有一本就是1999年4月（为了赶《科幻世界》创刊20周年的盛会）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的《决斗在网络》，主要是《科幻世界》编辑部选的；因为出版社离北京太远，不能像海洋出版社似的隔三差五就去买点样书，所以手头也没有了。

现在贵州人民出版社要出这本集子，而且花的力气不小，让我着实高兴。有时候将某位作家的作品集中起来比照读，也许更能看出他的发展轨迹和变化趋势。

本来有心找科幻界的前辈或者同仁写个序言，但一个个都很忙碌。自己自序一下吧，很多话又都说过了，诸如《卖文称米》（《消费者》2002年第1期）、《星河访谈》（《科幻世界》2002年第9期“星河专辑”）等等，在此也没必要赘述。考虑到读者的因素，不妨来个简单的编选说明更有实用价值。

那下面就按不同的分类方法来说说所选的这些作品，要是您还没看懂就不如买一本回去慢慢阅读正文好了。

从作品的覆盖面来说——

有些是广为流传的，比如说《潮啸如枪》：曾登在大名鼎鼎的《科幻世界》杂志上，是一个有关全球洪水的、宏大而壮观的故事；比如说《带心灵去约会》：虽说属于早年的作品（曾登在《家用电脑与游戏机》上，题目被改为《网络游戏联军》），但其时网络在中国登陆伊始，其中蕴涵的激情让人心潮澎湃，至今仍值得一读。（比它还有名的《决斗在网络》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拿出来展示了，因为它真的已经到处流传了。）有些则是鲜为人知的，比如说《告诉我你的历史》：原登在《科幻大王》杂志上，描述了一例惊心动魄的意识转移手术；比如说《弱点》：最初登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一个构造精巧、需层层剥茧最终才真相大白的故事。

从科技含量来说——

有些是像那么回事的，比如说《路过》：文中堆积了大量的真实资料，不过我自以为已尽量使其语言充满美感；有些是假装像那么回事的，比如说《白令桥横》：谁都知道在白令海峡上建桥有多困难，就更别说是没有桥墩的大跨拱桥了；有些就有点天马行空的味道了，比如说用做本书书名的那篇《空间错落有致》——具体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由读者自己来做判断吧。

从构思啦文学啦思想啦等范畴来说——

有些是比较矫情的，比如说《造物的恩宠》：极尽感伤之能事，述说了—一个克隆女性对一个自然人的羡慕和爱恋；有些则是比较理性的，比如说《不容分庭抗礼》：冷静而客观地描述了一起人类对异类的屠杀——只是好像主人公也不得不这样做。

从我自己和读者的喜爱程度来说就比较难处理了，因为在我的作品上它们时常呈相反的态势——

有些是读者比较喜欢而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的，比如说《命殒天涯》：其实这是我相当早期的一篇作品，不就是一个为了情侣献身的爱情故事吗？但科幻迷读者每每总要提到这一篇，给我一种“后来写了那么多都白写了”的沮丧感觉；有些是读者不太喜欢而我非常喜欢的，比如说《蚍蜉的歌唱》：这是我相当用心用力创作的一部作品，展示了一场灾难下人们的恐慌心态和应对策略，说没引起反响那

是轻的，更多的则是不屑之声——其实我十分清楚，最主要的失败原因是因为我所阐述的价值观与众不同，但在这一点上我将固执己见；有些则是我不知道读者喜欢不喜欢的了，比如说《血腥的年代》：据说有些暴力？其实我想表达的只是这样一个道理：一旦失去了我们每天都抱怨和反感的规则与文明，人与人之间就只能是野兽的关系。

——那些读者极不喜欢而我非常喜欢的作品我干脆没敢往这里面放，比如说《去取一条胳膊》：那是多好的一篇网络“虚拟现实”科幻作品啊！可大家偏偏就不喜欢；至于说读者非常喜欢而我极不喜欢的作品……好像至今尚未发现。

好了，就说这么多吧。本想在这个集子里做个小小的总结的，但由于篇幅等种种原因，还是有不少作品被忍痛割爱。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到我的主页上去找找看，也许还能有其他惊喜。

目 录

潮啸如枪	001
命殒天涯	027
告诉我你的历史	050
带心灵去约会	086
白令桥横	131
空间错落有致	167
路 过	189
弱 点	223
不容分庭抗礼	242
造物的恩宠	247
蚍蜉的歌唱	252
血腥的年代	307

潮啸如枪

部落长面无表情地注视着遥远雾霭中游龙般奔腾起伏的巨浪，竭力捕捉着那来自远方但仍能感到极为尖厉刺耳的啸声——那是由于浪头过大而造成的高频振动。

就要来了。一个声音在部落长的心中不停地反复回荡。大潮就要来了。

1

大立法院。大会议厅。

仿佛是故意无视危险的迫近，马拉松式的冗长会议仍在不屈不挠地进行。议题无外乎大潮发生的原因、周期和条件，以及如何预防大潮、逃避灾祸和重建文明。发言者铿锵有力的宣言在台下嘈杂无章的议论声中时隐时现，佶屈聱牙的残缺语句仿佛受到干扰的无线电信号一样在会场污浊的空气中徘徊徜

徉。

“……”

“难道即将举行的人类抵达本星系的第二个千年纪元庆典，又要被无情的大潮洗礼所取代吗？”

“我们应该再次认真探讨一下这颗星球这种毁灭文明的周期性大潮产生的真正原因。”

“据说在故乡地球文明的早期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无数次灾难性的大潮。”

“……”

部落长拨开看不见的沉闷和压抑走上主席台，全体与会者的目光都安静地追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毕竟是整个部落的领袖。正在发言的“规划与灾难处理”部长暂停了翻动讲稿的动作，他经常被人称作“眼镜”，一副十分宽大的黑框眼镜永远遮在他的大半张脸上。

部落长一把扯过“眼镜”的讲稿，两指一捋把它做成一个“^”形立在桌上，然后挥动双手开始比划。

“这是堤坝。”部落长右手指着那座“纸坝”，然后又用左手在距它不远的桌面某处使劲一点，“潮水已经涌到这儿了。”

整个会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不等诸位的诗歌和哲学、历史论文念完，这里就会变成一间宽敞的浴室。”

部落长简短的劝说一经完成，仅停顿了一个相当短暂的时间，马上便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与会者在制造出一阵短时间的嗡嗡声后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等一下。”部落长在大家进行民主酝酿的当儿已经率先拦在了门口，“在现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我要求被授予全权。”

“有……这个必要吗？”“眼镜”扶着巨大的眼镜嗫嚅而言。

“有。”部落长坚定地答道，“我已经大致找到了保存文明的完整方法。”

“根据？”人群中有声音提问。他问的显然是授予指挥者全权的依据，而不是保存文明火种的方法，因为他十分清楚，后者肯定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明白的。

“宪法。”部落长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宪法第五章第十九款：在非常时期——特指大潮到来的前夕、中间和之后，部落长有权要求被大立法院授予全权。

现在，正是大潮即将到来的所谓“非常时期”。

2

部落长和“眼镜”站在巨大的防潮堤腰，俯瞰着下面的壮观场面。由各种先进的机械和落后的人力组成的抗潮大军，正有条不紊地共同加高着堤坝那已然十分臃肿的身躯。远处，则是正铺天盖地赶来凑热闹的潮水。

“得加快筑堤速度！”“眼镜”下意识地大喊。

“来不及了。”部落长仿佛很不情愿地摇摇头，“准备疏散吧。”

“要是我们部落放弃了第一道堤坝，”“眼镜”盯着部落长看了半天才开口说话，“后面三个部落的堤坝就会发生连锁反应。”

“没有办法。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应该是我们第一个被毁灭的理由。”部落长重申他在无潮时期的观点，“我们不能总是成为整个种族的肋骨。”

是的，我们不是种族的脊梁，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肋骨。可是，每次在与野兽或同类交手的时候，肋骨总是被最先打

断。

“你在下一届部落联席会议上也准备这么说吗？”“眼镜”的意思显而易见。因为在无潮时期这种观点只是一种纯理论上的探讨，而不执行部落联席会议的决定则要受到其他三个部落的孤立甚至敌对。

“你估计什么时候会再次召开部落联席会议？”部落长的嘴角边挂满了嘲讽，因为谁都知道即将到来的大潮马上就会毁灭这一期的文明，在本期文明内已经根本不可能召开新一轮的部落联席会议了。“快去办吧，命令大家撤离堤坝，同时分发营养面罩！”

“要营养面罩有什么用？”这也是以前“眼镜”与部落长旷日持久地争论的问题之一。营养面罩不但能够提供氧气，还能通过生化方法提高人体内的血糖浓度，在关键时刻对使用者起到一定程度上的养护和救生作用。但是除了部落长本人，一直没有人意识到它在大潮来临之际的意义。“现在最关键的行动是快上平台！”

“有备无患嘛！”部落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变得有些急躁，“没时间讨论了，快去办吧。”

部落长边说边迈步走向重兵把守的库房，“眼镜”仍追在后面喋喋不休。

“可是营养面罩根本就不够人手一个。”其实这一点谁都清楚，正是无潮时期大立法院的短视造成了抗潮物资的极度匮乏。“我看还是照老办法，按身份号标签抽签吧！”

“抽什么签！”部落长猛然转过头来，一字一板地怒吼，“发到谁谁就活下来，没轮上的就死掉！”与此同时，他当仁不让地顺手抄起一个营养面罩，随后扭头就走。

“特权，不公平……”“眼镜”没有嘟囔完，因为他发现部

落长已经将一枝手枪对准了他的脑袋。

“我不但有享用营养面罩的特权，而且还有随意杀人的特权。”部落长的语气与刚才同样严厉，“要不要检查一下我的特别授权书，或者查阅一下有关法律条文？”

“啊……没必要了，反正我觉得营养面罩也没什么用。”“眼镜”觉得自己已经部分地保住了面子，随后慌不择路地去安排分发营养面罩的事宜。

难道我还不知道这是不公平的吗？部落长望着“眼镜”的背影，异常难过地想到。可从这里的历史一开始，不公平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

3

在将近2000年之前，所有部落民的祖先们来到了这个太阳的身边。

这是一个大小适中的恒星系统，行星的数目虽然与太阳系不尽相同，但也差不了多少。部落长和“眼镜”他们所居住的这颗星球的环境恰好又与早期地球极为相似，因此理所当然地被选定为本次计划的“拓荒地”和“实验田”。

事实上在运输飞船尚处于距这一星球数年之遥的地方，这些资料就已经被探查、被确认、被分析。换句话说，早在这些部落民的祖先“诞生”的数年之前，他们以及他们后代的命运就已经被电脑所决定了。当运输飞船刚刚发现这颗天体没多久，第一批克隆胚胎就开始被培养。

这公平吗？部落长望着正在逼近的潮水想到。有人征求过我们这些实验者的意见吗？

自从地球公元纪年1997年人类第一次克隆出一个完整的动

物开始，有关这一技术的争论就开始变得频繁起来，但是沸沸扬扬的争论焦点似乎已经不再是技术操作本身，而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事实上科技的发展总是与道德相伴的，而以往太多的科技违背道德的事例——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原子武器——使得人们再也不敢轻易打开这只潘多拉的盒子了。

讨论的结果是各国均以法律形式禁止国库向这一怪胎项目投资。不过禁止投资并不等于禁止实验，国家不给钱自有私人企业家自己掏腰包花银子让科学家玩这种有趣的游戏，最终克隆人的计划还是在理论上变得可以被实施了。

第一个克隆婴儿是在月神的庇护下诞生的，并成功地成长于月海基地当中。因为就在窗户纸即将被点破的那一刹那，全球性的法律也同时被通过：禁止——这次可是明令“禁止”，而不再是单纯的“禁止投资”了——在地球的任何地方进行有关克隆人的实验，同时也不接纳任何以克隆方式“出生”的人。换言之，那位“诞生”于桂宫蟾房的孩子将终生不得返回他作为种族原籍的地球故乡。这一法律在通过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造成了大批生物学家纷纷追随嫦娥而去的荒诞景观。

可惜好景不长，月球近邻很快就步地球之后尘，也强行通过了“禁研禁克”的有关法律。当然了，对于第一个成功的克隆人并不予驱赶——既往不咎嘛。

科学家要搞研究，而社会学家则要讲伦理，公婆各有其理。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天文学家杨站出来说话了。于是，我们的悲惨命运也就开始了。

这位年轻时曾在地球亚洲东部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受过良好教育的著名天文学家认为，其实问题十分简单：既然地月系统甚至整个太阳系都不允许克隆人存在，那么就让他们前往遥

远的外太空好了；每一个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被某些智慧制造出来的当然更是如此，说不定人类当初就是所谓“上帝”们的克隆产物呢；完全可以任他们去建立文明，任他们自生自灭。

这一观点就是后来被迅速发展和完善，以至于声名卓著的“星际绿化”计划。

4

“现在开始疏散！现在开始疏散！”

单调而威严的声音在整个部落的上空回荡，提醒着人们大潮的即将到来。

本来正在工作的人群迅速地从堤坝上蜂拥下来，仿佛一群溃败的散兵。每个人都争相冲向临近的制高点，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生命的延续提高着保险系数。

部落长站在远处，默默地注视着狼奔豕突的人群。他能够明显地看出，在这种混乱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内在的有条不紊。所有的人都没有只顾自己，而是在互帮互助。不过在这种关怀的背后，总让人感觉到某种强加予的东西。

人群的目标是部落长后方的巨大平台。

这是一个高度极高面积极大的金属平台。从它的侧面可以看出，它曾被几经修葺。这是数次大潮的结果。每次大潮到来之际，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它已经成为一个拯救人们于水火的象征。

虽说平时它只是一种图腾般的摆设，但在大潮真的来临之际，则立即成为一处行之有效的救援避难所。

溃退的速度是极为敏捷的，刚才还在视野远处指挥疏散的

“眼镜”已经突然出现在了部落长的身边。不由部落长分说，他便被“眼镜”一把拉住，脚步不稳地卷入了奔向平台的人流。部落长本不想随行，但是没有办法，大潮的“先头部队”已经涌过来了，只有身不由己地继续被人潮所裹胁。在撤退的途中，“眼镜”依旧尽职尽责地带领压阵部队搜索残存的部落民。

在平台脚下，部落长的到来令大家让出一条道路，但当他开始向上运动时，就只有像普通部落民那样费力地攀登了。部落长喘息着爬到顶部，接住了上面伸出的援手。

“都搜索完了？”部落长的呼吸刚开始变得匀称，就看到“眼镜”的头也从平台边缘露了出来。部落长向他伸出手去。

“我这一队完了，估计下面至少还有500人。”“眼镜”费力地爬上来，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已经十分疲惫，“但是……我在这上面还有责任。”

部落长摇了摇头，“我不是在质问你。”

已经直立起来的“眼镜”顺着部落长的目光看去，大批大批的部落民正在继续跑向平台。

“至少还有500人……”部落长几乎不出声地念叨着。

其时平台已摇摇欲坠，但“至少还有500人”继续拥向这里。他们争相攀爬，而且上面的居民还在不停地伸出援手，无私地拉扯着他们的命运。

“全体都上来会完蛋的！”部落长喃喃自语。幼年曾在电脑中看到过的一幕幕景象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那是根据上几次大潮的残存记录复原出的图像。在大潮到来之际，大家一起拥向平台，然后……

“那你说该怎么办？”“眼镜”似乎是以一种不怀好意的口吻明知故问。